資治通鑑/卷28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八十四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八十五 後晉紀六

► 卷二百八十六

起旃蒙大荒落八月，盡柔兆敦牂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85卷

【後晉紀六】　起旃蒙大荒落八月，盡柔兆敦牂，凡一年有奇。

齊王下開運二年（乙巳，公元九四五年）

八月，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丙寅，右僕射兼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。加樞密使、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委之。帝自陽城之捷，謂天下無虞，驕侈益甚。四方貢獻珍奇，皆歸內府。多造器玩，廣宮室，崇飾後庭，近朝莫之及。作織錦樓以織地衣，用織工數百，期年乃成。又賞賜優伶無度。桑維翰諫曰：「羸者陛下親御胡寇，戰士重傷者，賞不過帛數端。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，往往賜束帛、萬錢、錦袍、銀帶，彼戰士見之，能不觖望，曰：『我曹冒白刃，絕筋折骨，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！』如此，則士卒解體，陛下誰與衛社稷乎！」帝不聽。馮玉每善承迎帝意，由是益有寵。嘗有疾在家，帝謂諸宰相曰：「自刺史以上，俟馮玉出，乃得除。」其倚任如此。玉乘勢弄權，四方賂遺，輻輳其門。由是朝政益壞。

唐兵圍建州既久，建人離心。或謂董思安：「盍早擇去就？」思安曰「吾世事王氏，危而叛之，天下其誰容我！」眾感其言，無叛者。

丁亥，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，遂克建州，閩主延政降。王忠順戰死，董思安整眾奔泉州。初，唐兵之來，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，爭伐木開道以迎之。及破建州，縱兵大掠，焚宮室廬舍俱盡。是夕，寒雨，凍死者相枕，建人失望。唐主以其有功，皆不問。

漢主殺韶王弘雅。

九月，許文稹以汀州，王繼勳以泉州，王繼成以漳州，皆降於唐。唐置永安軍於建州。

丙申，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廣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。

殿中監王欽祚權知恆州事。會乏軍儲，詔欽祚括糴民粟。杜威有粟十餘萬斛在恆州，欽祚舉籍以聞。威大怒，表稱：「臣有何罪，欽祚籍沒臣粟！」朝廷為之召欽祚還，仍厚賜威以慰安之。

戊申，置威信軍於曹州。

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。

乙卯，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恆州。

漢主殺劉思潮、林少強、林少良、何昌延。以左僕射王翺嘗與高祖謀立弘昌，出為英州刺史，未至，賜死。內外皆懼不自保。

冬，十月，癸巳，置鎮安軍於陳州。

唐元敬宋太后殂。

王延政至金陵，唐主以為羽林大將軍。斬楊思恭以謝建人。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。崇文治以寬簡，建人遂安。

初，高麗王建用兵吞滅鄰國，頗強大，因胡僧襪囉言於高祖曰：「勃海，我婚姻也，其王為契丹所虜，請與朝廷共擊取之。」高祖不報。及帝與契丹為仇，襪囉復言之。帝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。會建卒，子武自稱權知國事，上表告喪。十一月，戊戌，以武為大義軍使、高麗王，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，諭指使擊契丹。仁遇至其國，見其兵極弱，鄙者襪囉之言，特建為夸誕耳，實不敢與契丹為敵。仁遇還，武更以它故為解。

乙卯，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，己未，誅內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闞璠。昭達，建徽之孫也，與璠皆好貨。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，得侍弘佐左右。昭悅為人狡佞，王悅之，寵待逾於舊將，璠不能平。昭悅知之，詣璠頓首謝罪，璠責讓久之，乃曰：「吾始者決欲殺汝，今既悔過，吾亦釋然。」昭悅懼，謀去璠。璠專而愎，國人惡之者眾，王亦惡之。昭悅欲出璠於外，恐璠覺之，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：「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州，使璠不疑，可乎？」進思許之，乃以璠為明州刺史，進思為湖州刺史。璠怒曰：「出我於外，是棄我也。」進思曰：「老兵得大州，幸矣，不行何為！」璠乃受命。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。

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，杜昭達之姑也。昭悅因譖璠、昭達謀奉仁俊作亂，下獄鍛煉成之。璠、昭達既誅，奪仁俊官，幽於東府。於是昭悅治闞、杜之黨，凡權位與己侔，意所忌者，誅放百餘人，國人畏之側目。胡進思重厚寡言，昭悅以為戇，故獨存之。昭悅收仁俊故吏慎溫其，使證仁俊之罪，拷掠備至。溫其堅守不屈。弘佐嘉之，擢為國官。溫其，衢州人也。

十二月，乙丑，加吳越王弘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。

辛未，以前中書舍人廣晉殷鵬為給事中、樞密直學士。鵬，馮玉之黨也；朝廷每有遷除，玉皆與鵬議之。由是請謁賂遺，充滿其門。

初，帝疾未平，會正旦，樞密使、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，因問：「皇弟睿近讀書否？」帝聞之，以告馮玉，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。帝疑之。李守貞素惡維翰，馮玉、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，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，共薦以代維翰。丁亥，罷維翰政事，為開封尹。以瑩為中書令，李崧為樞密使、守侍中。維翰遂稱足疾，希復朝謁，杜絕賓客。或謂馮玉曰：「桑公元老，今既解其樞務，縱不留之相位，猶當優以

大藩，奈何使之尹京，親猥細之務乎？」玉曰：「恐其反耳。」曰：「儒生安能反？」玉曰：「縱不自反，恐其教人耳。」

楚湘陰處士戴偃，為詩多譏刺，楚王希範囚之。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，希範削其官爵。

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：「宋齊丘，先帝布衣之交，今棄之草萊，不厭眾心。」景達為之言於唐主曰：「齊丘宿望，勿用可也，何必棄之以為名！」唐主乃使景達自至青陽召之。

齊王下開運三年（丙午，公元九四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以齊丘為太傅兼中書令，但奉朝請，不預政事。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，與中書侍郎馮延己皆同平章事。建勳練習吏事，而懦怯少斷。延己工文辭，而狡佞，喜大言，多樹朋黨。水部郎中高越，上書指延己兄弟過惡，唐主怒，貶越蘄州司士。初，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，以翰林學士、給事中常夢錫領之，專典機密，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。唐主謂夢錫曰：「大臣惟嚴續中立，然無才，恐不勝其黨，卿宜左右之。」未幾，夢錫罷宣政院，續亦出為池州觀察使。夢錫於是移疾縱酒，不復預朝廷事。續，可求之子也。

二月，壬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
晉昌節度使兼侍中趙在禮，更歷十鎮，所至貪暴，家貲為諸帥之最。帝利其富，三月，庚申，為皇子鎮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。在禮自費繒錢十萬，縣官之費，數倍過之。延煦及弟延寶，皆高祖諸孫，帝養以為子。

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。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，怒其抗禮。夏，四月，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。

初，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，留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於州下，故諸部不敢為寇，及將罷鎮而縱之。前彰武節度使王令溫代暉鎮朔方，不存撫羌、胡，以中國法繩之。羌、胡怨怒，皆叛，競為寇鈔。拓跋彥超、石存、也廝褒三族，共攻靈州，殺令溫弟令周。戊午，令溫上表告急。

泉州都都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：「李弘通兵勢甚盛，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，莫肯力戰，使君宜避位自省。」乃廢繼勳歸私第，代領軍府事，勒兵擊李弘通，大破之。表聞於唐，唐主以從效為泉州刺史，召繼勳還金陵，遣將將兵戍泉州。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為和州刺史，汀州刺史許文稹為蘄州刺史。

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，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。堡中有佛捨，尼孫深意居之，以妖術惑眾，言事頗驗，遠近信奉之。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，自言深意之侄，不飲酒食肉，事深意甚謹。深意卒，方簡嗣行其術，稱深意坐化，嚴飾，事之如生，其徒日茲。會晉與契丹絕好，北邊賦役煩重，寇盜充斥，民不安其業。方簡、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，據寺為寨以自保。契丹入寇，方簡帥眾邀擊，頗獲其甲兵、牛馬、軍資，人挈家往依之者益眾。久之，至千餘家，遂為群盜。懼為吏所討，乃歸款朝廷。朝廷亦資其禦寇，署東北招收指揮使。

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，多所殺獲。既而邀求不已，朝廷小不副其意，則舉寨降於契丹，請為鄉道以入寇。時河北大饑，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，兗、鄆、滄、貝之間，盜賊峰起，吏不能禁。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，方簡執之，獻於契丹。延翰逃歸，六月，壬戌，至大梁，言「方簡欲乘中國凶饑，引契丹入寇，宜為之備。」

初，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武，得羌、胡心，市馬期年，至五千匹，朝廷忌之，徙鎮邠州及陝州，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、領河陽節度使。暉知朝廷之意，悔離靈武，乃厚事馮玉、李彥韜，求復鎮靈州。朝廷亦以羌、胡方擾，丙寅，復以暉為朔方節度使，將關西兵擊羌、胡；以威州刺史藥元福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。

乙丑，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。詔以天平節度使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，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；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，義武節度使薊人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陣使；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彥超、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。時馬軍都指揮使、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，視守貞蔑如也。守貞在外所為，事無大小，彥韜必知之，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。

初，唐人既克建州，欲乘勝取福州，唐主不許。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，必令入朝。宋齊丘薦覺才辯，可不煩寸刃，坐致弘義。唐主乃拜弘義母、妻皆為國夫人，四弟皆遷官，以覺為福州宣諭使，厚賜弘義金帛。弘義知其謀，見覺，辭色甚倨，待之疏薄。覺

不敢言入朝事而還。

秋，七月，河決榮劉，西入莘縣，廣四十里，自朝城北流。

有自幽州來者，言趙延壽有意歸國。樞密使李崧、馮玉信之，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，具述朝旨，啖以厚利，洛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，遣繼書潛往遺之。延壽復書言：「久處異域，思歸中國。乞發大軍應接，拔身南去。」辭旨懇密。朝廷欣然，復遣行實詣延壽，與為期約。

八月，李守貞言：「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，轉斗四十里，斬其酋帥解裡，擁餘眾入水溺死者甚眾。」丁卯，詔李守貞還屯澶州。

帝既與契丹絕好，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，宴賜甚厚。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，又與張從恩戍滑州。屬歲大熱，遣其部落還太原，畜牧於嵐、石之境。部落多犯法，劉知遠無所縱捨。部落知朝廷微弱，且畏知遠之嚴，謀相與遁歸故地。有白可久者，位亞承福，帥所部先亡歸契丹，契丹用為雲州觀察使，以誘承福。

知遠與郭威謀曰：「今天下多事，置此屬於太原，乃腹心之疾也，不如去之。」承福家甚富，飼馬用銀槽。威勸知遠誅之，收其貨以贍軍。知遠密表：「吐谷渾反覆難保，請遷於內地。」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，分置河陽及諸州。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，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，以兵圍而殺之，合四百口，籍沒其家貲。詔褒賞之，吐谷渾由是遂微。

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，擅取官麥五百斛造麴，賦與部民。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，發其事，罪應死。彥韜趣馮玉使殺之，劉知遠上表論救。李崧曰：「如彥超之罪，今天下藩侯皆有之。若盡其法，恐人人不自安。」甲戌，敕免彥超死，削官爵，流房州。

唐陳覺自福州還，至劍州，恥無功，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，自稱權福州軍府事，擅發汀、建、撫、信州兵及戍卒，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，趣福州迎弘義。延魯先遣弘義書，諭以禍福。弘義復書請戰，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。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為緣江戰棹指揮使，表：「福州孤危，旦夕可克。」唐主以覺專命，甚怒，群臣多言：「兵已傅城下，不可中止，當發兵助之。」丁丑，覺、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，戊寅，乘勝進攻福州西關。弘義出擊，大破之，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。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

崇文為東南面都招討使，以漳泉安撫使、諫議大夫魏岑為東面監軍使，延魯為南面監軍使，會兵攻福州，克其外郭。弘義固守第二城。

馮暉引兵過旱海，至輝德，糗糧已盡。拓跋彥超眾數萬，為三陳，扼要路，據水泉以待之。軍中大懼。暉以賂求和於彥超，彥超許之。自旦至日中，使者往返數四，兵未解。藥元福曰：「虜知我飢渴，陽許和以困我耳；若至暮，則吾輩成擒矣。今虜雖眾，精兵不多，依西山而陳者是也。其餘步卒，不足為患。請公嚴陣以待我，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，小勝則舉黃旗，大軍合勢擊之，破之必矣。」乃帥騎先進，用短兵力戰。彥超小卻，元福舉黃旗，暉引兵赴之，彥超大敗。明日，暉入靈州。

九月，契丹三萬寇河東。壬辰，劉知遠敗之於楊武谷，斬首七千級。

漢劉思潮等既死，陳道庠內不自安。特進鄧伸遺之《漢紀》，道庠問其故，伸曰：「憨獠，此書有誅韓信、醢彭越事，宜審讀之！」漢主聞之，族道庠及伸。

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，權知閩國事，更名弘達，奉表請命於晉。甲午，以弘義為威武節度使、同平章事，知閩國事。

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，又敗之於泰州，斬首二千級。

辛丑，福州排陳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，至善化門橋，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。弘達退保善化門，外城再重皆為唐兵所據。弘達更名達，遣使奉表稱臣，乞師於吳越。

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，屢以珍玩為獻，求都元帥。甲辰，以希範為諸道兵馬都元帥。

丙辰，河決澶州臨黃。

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，請舉城內附。且云：「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，乞朝廷發輕兵襲之，己為內應。又，今秋多雨，自瓦橋已北，積水無際，契丹主已歸牙帳，雖聞關南有變，地遠阻水，不能救也。」巒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、莫乘此可取，深州刺史慕容遷獻《瀛莫圖》。馮玉、李崧信以為然，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。

先是，侍衛馬步都指揮使、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，杜威厚待之，贈金帛甲兵，動以萬計。守貞由是與威親善。守貞入朝，帝勞之曰：「聞卿為將，常費私財以賞戰士。」對曰：「此皆杜威盡忠於國，以金帛資臣，臣安敢掠有其美！」因言：「陛下若他日用兵，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。」帝由是亦賢之。及將北征，帝與馮玉、李崧議，以威為元帥，守貞副之。趙瑩私謂馮、李曰：「杜令國戚，貴為將相，而所欲未厭，心常慊慊，豈可復假以兵權！必若有事北方，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。」不從。冬，十月，辛未，以威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，以守貞為兵馬都監，泰寧節度使安審琦為左右廂都指揮使，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都指揮使，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，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為馬軍都排陳使，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為步軍左廂都指揮使，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為步軍右廂都指揮使，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為先鋒都指揮使。仍下敕榜曰：「專發大軍，往平黠虜。先取瀛、莫，安定關南；次復幽燕，蕩平塞北。」又曰：「有能擒獲虜主者，除上鎮節度使，賞錢萬緡，絹萬匹，銀萬兩。」時自六月積雨，至是未止，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。

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，殺監軍使周承義。劍州刺史陳誨、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堯，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。唐主以思安為漳州刺史，思安辭以父名章。唐主改漳州為南州，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。庚辰，圍之。福州使者至錢塘，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，皆曰：「道險遠，難救。」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為當救。弘佐曰：「脣亡齒寒，吾為天下元帥，曾不能救鄰道，將安用之！諸君但樂飽食安坐邪！」壬午，遣統軍使張筠、趙承泰將兵三萬，水陸救福州。

先是募兵，久無應者，弘佐命糾之，曰：「糾而為兵者，糧賜減半。」明日，應募者雲集。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，昭券憚程昭悅，以用兵事讓之。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，而以軍謀委元德昭。德昭，危仔倡之子也。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，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：「鑄鐵錢有八害：新錢既行，舊錢皆流入鄰國，一也；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，則商賈不行，百貨不通，二也；銅禁至嚴，民猶盜鑄，況家有鐺釜，野有鏵犁，犯法必多，三也；閩人鑄鐵錢而亂亡，不足為法，四也；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，五也；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，以啟無厭之心，六也；法變而敝，不可遽復，七也；『錢』者國姓，易之不祥，八也。」弘佐乃止。杜威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。威屢使公主入奏，請益兵，曰：「今深入虜境，必資眾力。」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，而宿衛空虛。

十一月，丁酉，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。

己亥，杜威等至瀛州，城門洞啟，寂若無人，威等不敢進。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，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，遇契丹於南陽務，敗死。威等聞之，引兵而南。時束城等數縣請降，威等焚其廬舍，掠其婦女而還。

己酉，吳越兵至福州，自罾浦南潛入州城。唐兵進據東武門，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，不利。自是內外斷絕，城中益危。

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。時王崇文雖為元帥，而陳覺、馮延魯、魏岑爭用事，留從效、王建封倔強不用命，各爭功，進退不相應。由是將士皆解體，故攻城不克。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，判省事。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，出江州，及還，閱簿籍，撫案歎曰：「未數年，而府庫所耗者半，其能久乎！」

契丹主大舉入寇，自易、定趣恆州。杜威等至武強，聞之，將自冀、貝而南。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恆州，引兵會之，言契丹可破之狀。威等乃復趣恆州，以彥澤為前鋒。甲寅，威等至中度橋，契丹已據橋。彥澤帥騎爭之，契丹焚橋而退。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。始，契丹見晉軍大至，又爭橋不勝，恐晉軍急渡滹沱，與恆州合勢擊之，議引兵還。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，遂不去。

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叛，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。

杜威雖以貴戚為上將，性懦怯。偏裨皆節度使，但日相承迎，置酒作樂，罕議軍事。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：「今大軍去恆州咫尺，煙火相望。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，積薪布土其上，橋可立成。密約城中舉火相應，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，表裡合勢，虜必遁逃。」諸將皆以為然，獨杜威不可，遣穀南至懷、孟督軍糧。

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，潛遣其將蕭翰、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贏卒，並西山出晉軍之後，斷晉糧道及歸路。樵采者遇之，盡為所掠；有逸歸者，皆稱虜眾之盛，軍中恟懼。翰等至欒城，城中戍兵千餘人，不覺其至，狼狽降之。契丹獲晉民，皆黥其面曰「奉敕不殺」，縱之南走。運夫在道遇之，皆棄車驚潰。翰，契丹主之舅也。

十二月，丁巳朔，李穀自書密奏，具言大軍危急之勢，請車駕幸滑州，遣高行周、符彥卿扈從，及發兵守澶州、河陽以備虜之奔沖；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。

己未，帝始聞大軍屯中度。是夕，關勳至。庚申，杜威奏請益兵，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，赴之。又詔發河北及滑、孟、澤、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，督迫嚴急，所在鼎沸。辛酉，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，祚等還，為契丹所獲，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。時宿衛兵皆在行營，人心懍懍，莫知為計。開封尹桑維翰，以國家危在旦夕，求見帝言事。帝方在苑中調鷹，辭不見。又詣執政言之，執政不以為然。退，謂所親曰：「晉氏不血食矣！」

帝欲自將北征，李彥韜諫而止。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，帝留之，使戍荊州口。壬戌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都部署，以彥卿副之，共戍澶州；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，且張形勢。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：「今大軍去恆州五里，守此何為！營孤食盡，勢將自潰。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，奪橋開道，公帥諸軍繼之。得入恆州，則無憂矣。」威許諾，遣清與宋彥筠俱進。清戰甚銳，契丹不能支，勢小卻。諸將請以大軍繼之，威不許。彥筠為契丹所敗，浮水抵岸得免，因退走。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，互有殺傷，屢請救於威，威竟不遣一騎助之。清謂其眾曰：「上將握兵，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，此必有異志。吾輩當以死報國耳！」眾感其言，莫有退者。至暮，戰不息。契丹以新兵繼之，清及士眾盡死。由是諸軍皆奪氣。清，洺州人也。

甲子，契丹遙以兵環晉營，內外斷絕，軍中食且盡。杜威與李守貞、宋彥筠謀降契丹。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，邀求重賞。契丹主紿之曰：「趙延壽威望素淺，恐不能帝中國。汝果降者，當以汝為之。」威喜，遂定降計。丙寅，伏甲召諸將，出降表示之，使署名。諸將駭愕，莫敢言者，但唯唯聽命。威遣閤門使高勳繼詣契丹，契丹主賜詔慰納之。是日，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，軍士皆踴躍，以為且戰，威親諭之曰：「今食盡塗窮，當與汝曹共求生計。」因命釋甲。軍士皆慟哭，聲振原野。威、守貞仍於眾中揚言：「主上失德，信任奸邪，猜忌於己。」聞者無不切齒。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，曰：「彼皆汝物也。」杜威以下，皆迎謁於馬前，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，其實皆戲之耳。以威為太傅，李守貞為司徒。威引契丹主至恆州城下，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己降之狀，周亦出降。戊辰，契丹主入恆州。遣兵襲代州，刺史王暉以城降之。先是契丹屢攻易州，刺史郭璘固守拒之。契丹主每過城下，指而歎曰：「吾能吞併天下，而為此人所扼！」及杜威既降，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，誘諭其眾，眾皆降，璘不能制，遂為崇美所殺。璘，邢州人也。

義武節度使李殷，安國留後方太，皆降於契丹。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，麻答為

安國節度使，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恆州事。

契丹翰林承旨、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：「今大遼已得天下，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，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。苟政令乖失，則人心不服，雖得之，猶將失之。」契丹主不從。引兵自邢、相而南，杜威將降兵以從。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，且撫安吏民，以通事傅住兒為都監。

杜威之降也，皇甫遇初不預謀。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，遇辭。退，謂所親曰：「吾位為將相，敗不能死，忍復圖其主乎！」至平棘，謂從者曰：「吾不食累日矣，何面目復南行！」遂扼吭而死。

張彥澤倍道疾驅，夜度白馬津。壬申，帝始聞杜威等降。是夕，又聞彥澤至滑州，召李崧、馮玉、李彥韜入禁中計事，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。癸酉，未明，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，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，不能遏。彥澤頓兵明德門外，城中大擾。帝於宮中起火，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，為親軍將薛超所持。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，且召桑維翰、景延廣，帝乃命滅火，悉開宮城門。帝坐苑中，與后妃相聚而泣，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，自稱「孫男臣重貴，禍至神惑，運盡天亡。今與太后及妻馮氏，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。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、威信節度使延寶，奉國寶一、金印三出迎。」太后亦上表稱「新婦李氏妾」。傅住兒入宣契丹主命，帝脫黃袍，服素衫，再拜受宣，左右皆掩泣。帝使召張彥澤，欲與計事。彥澤曰：「臣無面目見陛下。」帝復召之，彥澤微笑不應。

或勸桑維翰逃去。維翰曰：「吾大臣，逃將安之！」坐而俟命。彥澤以帝命召維翰。維翰至天街，遇李崧，駐馬語未畢，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。維翰知不免，顧謂崧曰：「侍中當國，今日國亡，反令維翰死之，何也？」崧有愧色。彥澤倨坐見維翰，維翰責之曰：「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，復領大鎮，授以兵權，何乃負恩至此！」彥澤無以應，遣兵守之。宣徽使孟承誨，素以佞巧有寵於帝，至是，帝召承誨，欲與之謀，承誨伏匿不至。張彥澤捕而殺之。彥澤縱兵大掠，貧民乘之，亦爭入富室，殺之取其貨，二日方止，都城為之一空。彥澤所居寶貨山積，自謂有功於契丹，晝夜以酒樂自娛，出入騎從常數百人，其旗幟皆題「赤心為主」，見者笑之。軍士擒罪人至前，彥澤不問所犯，但瞋目豎三指，即驅出斷其腰領。彥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，乘醉至其家，殺其叔父及弟，屍諸門首。士民不寒而慄。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：「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，不若往見之。」乃投刺謁彥澤曰：「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，謹來請死。」彥澤欣然接之，謂

濤曰：「舍人今日懼乎？」濤曰：「濤今日之懼，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。鄙使高祖用濤言，事安至此！」彥澤大笑，命酒飲之。濤引滿而去，旁若無人。

甲戌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，頃刻不得留，宮中慟哭。帝與太后、皇后乘肩輿，宮人、宦者十餘人步從，見者流涕。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。彥澤使人諷之曰：「契丹主至，此物不可匿也。」帝悉歸之，亦分以遺彥澤，彥澤擇取其奇貨，而封其餘以待契丹。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，內外不通。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，入與帝訣，相持而泣，歸第自經死。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，皆先示彥澤，然後敢發。帝使取內庫帛數段，主者不與，曰：「此非帝物也。」又求酒於李崧，崧亦辭以它故不進。又欲見李彥韜，彥韜亦辭不往。帝惆悵久之。

馮玉佞張彥澤，求自送傳國寶，冀契丹復任用。

楚國夫人丁氏，延煦之母也，有美色。彥澤使人取之，太后遲回未與。彥澤詬詈，立載之去。

是夕，彥澤殺桑維翰。以帶加頸，白契丹主，雲其自經。契丹主曰：「吾無意殺維翰，何為如是！」命厚撫其家。

高行周、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。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為彥卿所敗，詰之。彥卿曰：「臣當時惟知為晉主竭力，今日死生惟命。」契丹主笑而釋之。

己卯，延煦、延寶自牙帳還，契丹主賜帝手詔，且遣解裡謂帝曰：「孫勿憂，必使汝有啖飯之所。」帝心稍安，上表謝恩。

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，又不與前史相應，疑其非真，以詔書詰帝，使獻真者。帝奏：「頃王從珂自焚，舊傳國寶不知所在，必與之俱燼。此寶先帝所為，群臣備知。臣今日焉敢匿寶！」乃止。

帝聞契丹主將渡河，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。張彥澤先奏之，契丹主不許。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，大臣輿櫬，迎於郊外，先具儀注白契丹主，契丹主曰：「吾遣奇兵直取大梁，非受降也。」亦不許。又詔晉文武群官，一切如故；朝廷制度，並用漢禮。有司欲備法駕迎契丹主，契丹主報曰：「吾主擐甲總戎，太常儀衛，未暇施也。」皆卻之。先是契

丹主至相州，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。延廣蒼猝無所逃伏，往見契丹主於封丘。契丹主詰之曰：「致兩主失歡，皆汝所為也。十萬橫磨劍安在！」召喬榮，使相辨證，事凡十條。延廣初不服，榮以紙所記語示之，乃服。每服一事，輒授一籌。至八籌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，乃鎖之。

丙戌晦，百官宿於封禪寺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